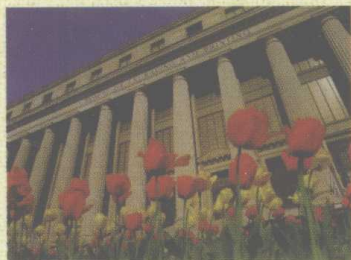


# 旷世名典

KUANG SHI MING DIAN



形而上学导论  
西西弗的神话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旷世名典

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世界名著宝库

## 本册书目



形而上学导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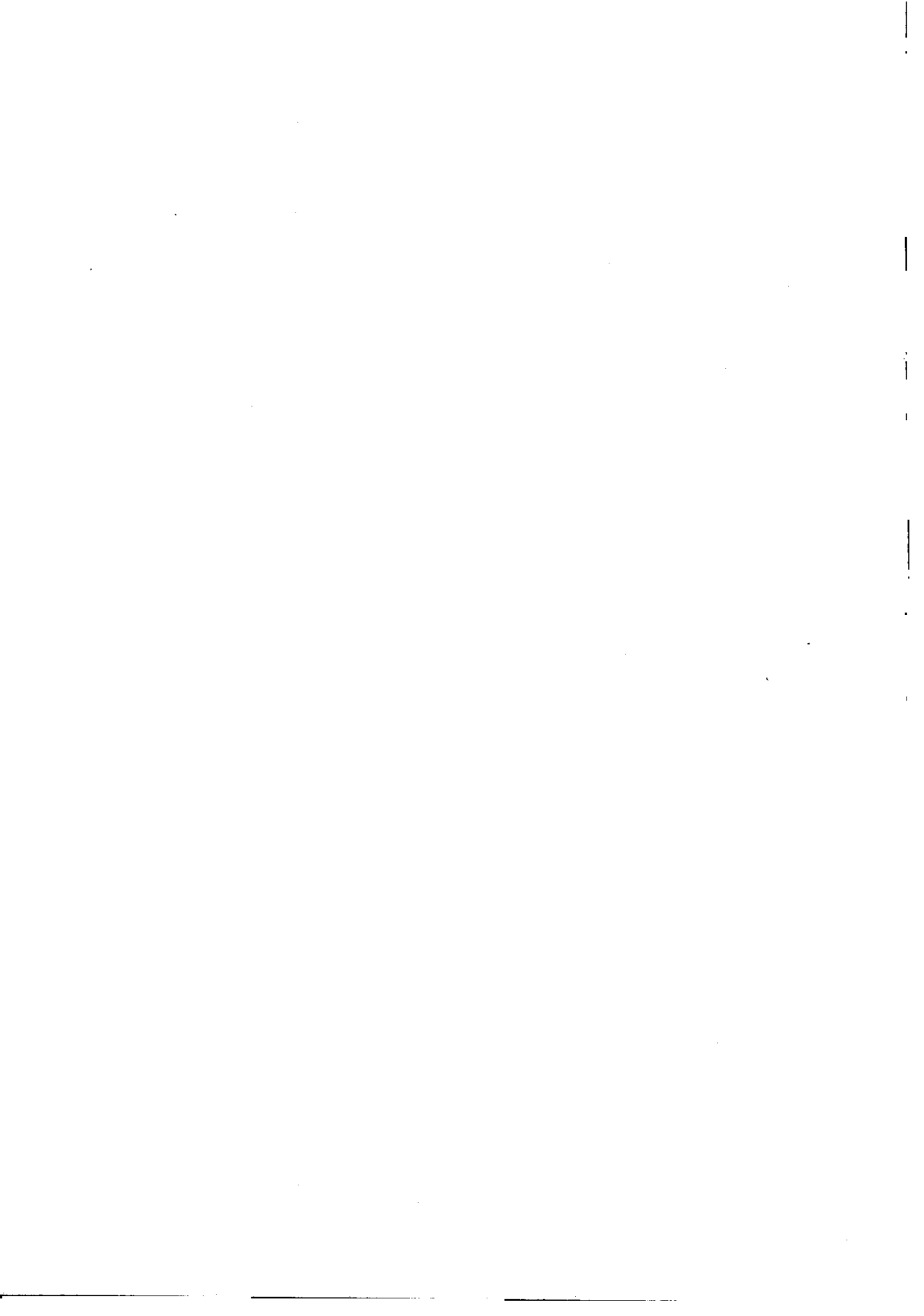
西西弗的神话……………(191)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293)

# 形而上学导论

〔德〕马丁·海德格尔 著  
杨 恺 译

中国社会出版社





# 目 录

导 读	(5)
I. 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7)
II. 追溯“在”这个词的语法和语源	(52)
一、“在”这个词的语法	(54)
二、“在”这个词的词源学	(69)
III. 追问“在”的本质问题	(73)
IV. 对“在”的限制	(90)
一、“在”与形成	(92)
二、“在”与表象	(94)
三、“在”与思	(110)
四、“在”与应当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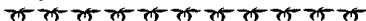
## 导 读

马丁·海德格尔 (1889—1976)，本世纪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生于德国梅斯基尔希 (巴登)，父亲是教堂司事和地窖管理员，父母均为天主教徒。海德格尔早年在一个天主教耶稣会开办的神学院当过修士，受天主教思想的影响较深，曾经打算作一名牧师。

中学阶段是海德格尔生活的一个重要时期，他总是非常自信地谈起中学时代，声称“在那里获得了可能具有永久价值的一切东西”。他在那里学会了阅读希腊文、拉丁文和法语，发现了诗人荷尔德林，而布伦塔诺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则成为他“窥视希腊哲学的最初向导”。

1909年，他最先进入神学院学习，1911年放弃当牧师的念头，全部精力放在研习哲学、数学、物理学和历史方面。进入弗莱堡大学之后，成为著名哲学家胡塞尔的学生，后成为他的助手。

海德格尔 1914 年毕业于弗莱堡大学，于该校获博士学位。1923 年任马堡大学教授。1928—1945 年任弗莱堡大学教授，国家社会党党员。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他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他称赞希特勒是“新时代的曙光”，赞赏希特勒取消学术研究自由的决定。海德格尔在此时断绝了与老师胡塞尔的关系，一年后辞职，1945 年于该校退休后，回到故乡从事著述，直



到1976年病逝。

海德格尔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二次大战前为第一阶段，主要研究关于人的存在本身的理论，他发明的本体论被称为“基本本体论”，代表作为《存在与时间》和《什么是形而上学》等，其中前者是当代哲学中最深邃、最重要、最晦涩和最有魅力的著作之一。二次大战期间为第二阶段，继续研究他哲学的核心概念——“存在”，以及与之有关的哲学、哲学史、语言等重要问题，代表作是《柏拉图的真理学说》等。二次大战后为第三阶段，主要从艺术、语言的视角研究哲学问题，政治色彩弱化，他这时关于荷尔德林等的研究成为当代哲学、艺术哲学最重要的理论，代表作为《林中路》。

《形而上学导论》最初出版于1953年，是海德格尔后期探讨形而上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是他的巨著《存在与时间》中开启的哲学方向的继续。海德格尔一生都在苦心孤诣地研究形而上学，他认为柏拉图之后的整个西方哲学只是着眼于探讨“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存在之被遗忘”的历史，这一点也正是弊害所在。在他看来，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存在问题，哲学研究的宗旨就从人的存在中——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追溯真正的存在。这既是《形而上学导论》的思想背景，也是它的重要主题，对于理解他的哲学和启迪我们的思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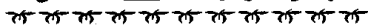
## I . 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是问题所在。这问题恐怕不是个很简单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显然这是全部问题中的问题。这个首要，当然不是时间顺序上的首要。在时间性的历史过程中，个人也好，民族也好，疑难的东西很多很多。因此，在遇到“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之前，已经有多种多样的东西得到了显示、探究和考察。不过，绝大部分人根本就不会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所谓遇上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意味着这问题作为问句被提出来让人听见或读到，而且是说，对此问题提问，亦即：使问题得以成立，使问题得以提出，强迫自己进入这一发问状态中。

然而，每个人都会，甚至还会不止一次地，为这个问题隐蔽着的威力所掠过，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譬如，在某种完全失望之际，当万物消失不现，诸义趋暗归无，这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了。也许只出现一次，犹如一声浑厚的钟声，悠然入耳，发出缓缓的回音。在某种心花怒放之际，这个问题就来临了。因为这时，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样，仿佛就像它们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周围。这时，仿佛我们更可能掌握的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及其如何是。在某种荒芜之际，这个问题就来临了。这时，我们既非绝望也非狂喜，但在者冥顽地习以为常地扩展着某种荒芜，在这荒芜中，在者存在或不存在，我们似乎都不



## 旷世名典



在乎。于是，问题就以独特的方式重又振耳欲聋：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

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真正地提出，也可能鲜为发现，就像一阵风，袭过我们之后就突然了事，也可能死死地纠缠着我们，也还有可能被我们以任何一种藉口重新遗弃和遮蔽。反正它从来不是个在时间上要首先问及的问题。

不过，它却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就其地位而言——的首要问题。这个首要可以有三重含义：首先是指它是最广泛的问题，其次，它还是最深刻的问题，最后，它也是最原始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最广泛的问题。它不会为任何一种在者所制。这个问题包括所有一切在者，即是说，不仅包括最广义的、现在的现成存在者，而且包括以往的曾在者和未来的将在者。这个问题的区域仅以非在者和绝不存在者，即以无为界。一切非无者，都落入这个问题，甚至最后包括无本身，这并不因为由于我们谈到它，它就成了某物，成为在者，而是因为它“是”无。我们的问题广泛到不可能再广泛了，我们所询问的既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按位序逐个询问全部在者，而是首先就询问在者整体，或者，从后面将要讨论的奠基问题开始，我们说：询问如此这般的在一个在者整体。

这个如此这般最广泛的问题而且又是最深刻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为什么，这就是说，根据是什么？在者由何根据而来？在者处于何根据之上？在者按照什么根据行事？这个问题不在在者身上询问这，询问那，询问它一向——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是什么？有何性质？根据什么而变动？有何用处？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此一追问是只需要在者存在着就要为在者寻求根据。寻求根据，就是说：奠基，追溯到根据处。然而，既然还有问题，那么，下列问题就都还悬而未





决：是否这根据真正起奠基作用，设立根基，是元根据（Urgrund）？是否这根据舍弃了根基，成为深渊（Abgrund）？是否这根据既非此也非彼，而仅仅是假装成根基的某种或许必然的假象，从而是一种非根据（Ungrund）？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总之这个问题要在根基上起决定性作用，要为在者作为它所是的这样一个在者起来建立根基。“为什么”的问题并不为在者寻求原因，寻求与在者本身同属一类并处于同一水平之上的原因。这个“为什么”的问题不悬浮在任何一种表面和表层，而是要渗入到奠基性的区域，并且直至极限；它并弃所有的表面和浅层，而深入底层，所以，这个最广泛的问题同时也就成为一切深刻问题中最深刻的。

这个最广泛且最深刻的问题最终又是最原始的问题。我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假设我们就对之发问的东西的最广泛的程度，即存在者整体本身来思考我们的问题，毫无疑问在提问之际，我们会完全放弃各种特殊的、个别的，这样或那样的在者，我们说的是在者整体而言，没有任何特别的偏爱。不过，惟有一种在者，即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总是不断在这一追问中引人注目。然而，在所有问题中，至关重要的并不是任何一种特殊的或个别的在者。问题的区域是无限广阔的，因此，任何一个在者都处于同等地位。印度原始森林中的任意一头大象与火星上的任意一种化学反应过程，以及随便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同样存在着的。

因而，如果想要就“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的本来意义展开的话，我们必须摒弃所有特殊的、个别的在者的优越地位，包括人在内。因为这个在者没有什么不同！让我们设想一下处于广阔无垠的黑暗宇宙空间中的地球吧，它犹如一颗细小的沙粒，与另一颗最近的沙粒相隔不下一公里。在这颗微小的沙粒上，苟活着一群浑噩卑微的、自作聪

明而发明了认识一瞬的动物。(参见尼采：《论道德外的真理与谎言》，1873年，后记。)在千百万年的时间长河中，人类生命的延续才有多久？不过是瞬间片刻而已。在在者整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恰是人们称之为人类以及我们自身碰巧成为的那种在者占据着优越地位。

但是，只要在在者整体进入了上述问题，那么，这一发问与在在者整体、以及在在者整体与这一发问之间便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通过这一发问，在在者整体才得以作为这样一个整体，以及向着其可能的方向展开并且在发问之一中保持其展开状态。这一发问涉及在在者作为这样的在在者整体，这发问不是在在者范围之内随意发生的一种事件，譬如落下的雨点之类。这个“为什么”的问题仿佛直面在在者整体，仿佛从在在者整体中脱出，尽管决不是完全脱出。它的特殊地位正好就是由此而获得的。由于这一发问直接针对在在者整体，然而它又并未与这一整体完全脱离，这样，这一发问所询问的东西就回到问题本身上。为什么有这个发问？这个“为什么”的问题本身如此胡搅蛮缠地对在在者整体的提问的根据何在？这个为什么依旧还是在询问进一步的根据吗？这样下去，所询问的根据不还总是在在者吗？然而，如果就存在问题的内在等级和它的演变而言，这一最先提出的问题不就在等级上是第一的吗？

的确，提不提出“究竟为什么在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麻烦在在者自身。不提这个问题，星球照样按照它的轨道运行；不提这个问题，万物照样生机勃勃地成长。

但若问题一旦被提出，发问确已进行，那么，就必定会从被询问的与之询问的东西那里发出一种向着问题自身的反馈。这一发问因而也就根本不是什么任意的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事件。我们称之为**历史**（Geschehn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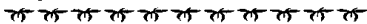
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在所有直接根植于它的问题中扩展



自身，它是别的任何问题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它探求自身的为什么，从外表上乍一看，这个“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的问题，犹如一种戏谑，陷入了“为什么”的无穷递推过程之中，又好似一种关于毫无实际内容的东西既空洞而又夸张的谎言。看上去确实如此。不过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做这种没有多大价值的外观的牺牲品，从而以为一切都已完结了呢？还是有能耐在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对自己本身的反冲中经历一种具有激发性的历事呢？

假若我们不为这种外观所迷惑，假若我们有足够的精神力量，真正使得问题反冲到它自己的“为什么”中去，因为这一反冲显然不可能自己造成，在这两种假若的情况下，这一“为什么”的问题就会根本摆脱所有纯粹词语游戏而作为询问在者整体本身的问题显现出来。在此情况中，我们就会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特殊的“为什么”的问题是在一跃（Sprung）中有其根基。通过这一跳跃，人就从所有先前的，问题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似是而非的在遮蔽状态中完成一次起跳（Absprung）。这一问题的发问仅仅只是在跳跃中并且只为作为跳跃才有，否则就根本不会有此发问。今后将会澄清这里所讲的“跳跃”意指什么。我们的发问还不只是跳跃；为此，发问首先还需要得到改变。这一发问还停留着，不知不觉，面对着在者。现在足以指出，这一发问的跳跃为自身跳出了（er-springt）根源，即通过跳的方式形成了它自己的根源。这样一种将自身作为根源跳出来的跳跃，我们据其词的本义称为一种渊源（Ur-sprung）：跳出-自身-根源（das Sich-den-Grund-er-springen）。因为“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为一切真正的问题跳出了根源，所以把它叫做渊源，从而我们就必须承认它是最原始的问题。

能作为最广泛、最深刻的问题，它也就是是最原始的问题。



题，反之亦然。

这个问题在这样三重意义上是首要的，即：在这个问题以给出尺度的方式敞开的基础性的领域内，这个问题依其等级而论在发问的次序上是第一位的。我们的问题是所有一切真正的问题，即自身向自身提问的问题。这一问题，无论有知还是无知，都必定会在提每一问题时被提出来。如果这一所有问题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即没有被询问，那么，任何发问就几个任何科学“疑问”都是自身不可解答的。我们要从第一个钟头起就明确：是否一个人，是否我们真实讨论着这个问题，亦即跳跃这个问题，或者是否我们仅仅是停留在说空话上，这两回事都绝对不是客观确定得下来的事。一个人的历史在对此一追问为原始的力量一向是漠然不晓的，所以一到一个人的历史的领域之内，这个问题立刻就丧失了它的品位。

对于那些认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和真理的人来说，在“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发问之前就已经有了答案，这答案就是，在者，如果它不是上帝自身，就是为上帝所造。上帝自身作为非被造的造物主而“在”。站在这种信仰的基础上的人，虽然能够以某种方式跟着我们并随同我们一起追问这个问题，但他不能够真正的追问，而又不放弃自身作为一个信仰者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他只能用好像是如何如何的办法做事。然而再说那样一个人的信仰，即使他不是经常处于不信仰的可能性中，也根本不是信仰，而只是一番巧合和一番自行约定，约定今后总遵循一种随便什么样的传统的教义罢了。因此，它既不是什么信仰也不是什么追问，而是一种无所谓。这种无所谓对一切都可能忙上一阵，甚至还忙得兴致悖悖，对信仰或对追问都一样。

信仰安然作为一种独特的处于真理之中的方式。指出这一安然当然不是说圣经的开篇“起初，上帝造天地……”，是对





我们问题的解答。暂且不管圣经的这一说法对于信仰来说是真是假，反正它全然不是对我们问题的解答，因此它与这个问题毫无关联。之所以毫无关联，是因为根本就无法取得这种关联。在我们的问题中所有一切实实在在地询问的东西，在信仰看来只是一桩蠢事。

哲学就存在于这桩蠢事之中。一门“基督教哲学”是一种木制的铁器，是一套误解。当然，对基督教的经验世界，即信仰也有一种思索和探寻式的研究，这就是神学。只有当人们不再完全相信神学任务的伟大时，才会生出那种错误的见解，认为神学只能经过哲学的洗礼才可成立，甚至要改变以适合时代口味的需要。对于原始的基督信仰，哲学是一桩蠢事。进行哲学活动意味着追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而这种追问则意味着，通过澄清所要询问的东西去冒险探究和穷尽在这一问题中不可穷尽的东西。哪里出现了这样的活动，哪里就有哲学。

如果我们为了想更清楚地说明什么是哲学而喋喋不休地去谈论哲学，那就会在毫无结果的问题上停滞不前。但是，有一些东西是那些有志于哲学的人所必须知道的，对此可以简略地叙述。

哲学的一切根本性问题必定都是不合时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或者远远超出它的现状，或者反过头来把这一现在与其先前以及起初的内容联结起来。哲学活动始终是这样一种知：这种知非但不能被弄得合乎时宜，倒要让时代符合自己的准绳。

哲学本质上是超时间的，因为它属于那种极少的一类事物，这类事物的命运始终是不能也不可去在现状中找到直接反响。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哲学变成了一种时尚，或者它不是真正的哲学，或者哲学被误解了，被按照与之无关的某种东

西误用于日常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也就不是那种人们可以像对待工艺性和技术性的知识那样直接学到的知识；不是那种人们可以像对待科学的和职业性的知识那样直接运用并可以指望从其中得实用的知识。

然而，这种无用的东西，却恰恰拥有真正的魅力。这种不承认日常生活中直接反应（Widerklang）的东西，却能与民族历史的真实历程产生最内在的共振谐响（Einklang）。它甚至可能是这种共振谐响的先声（Vorklang）。超时间的东西会拥有它自己的时间，哲学也是如此。这样，就无法想当然地确定哲学的任务是什么以及该从哲学中得到什么。哲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开端都有自身的法则。人可以说的，只是哲学不是什么，而不是哲学不能做什么。

一个问题已被提出来了：“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占据了第一的位置，已经讨论过，它在何种意义上是第一位的。

我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一下子转去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了。这种说明是必要的，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发问和一般常规的情况截然不同。不可能有一条循序渐进的通道让我们按照习惯的情况出发来逐步熟悉我们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必须像事先就被想象出摆到面前来（Vor-gestelltwerden）的那样。另一方面，在进行想象与谈论这一问题时，我们不可以撇开这一发问，甚至完全忘却它。

让我们用上面的讨论来作为我们的绪论。

\*

\*

\*

精神的每一种本质形态都具有模糊性。一种形态与其它形态越是相似，发生误解的情况就越多。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的不多的几种可能的、同时又是必需的





独立创造活动之中，哲学是其一。目前流行着关于哲学的种种误解，这些误解虽然或多或少地说中了几分，但都是不全面的。这里仅仅只想指出两种误解，对于弄清当今以及将来的哲学状况是十分重要。

一种误解在于对哲学的本质要求过多，而另一种误解则在于曲解了哲学起作用的意义。

大体说来，哲学总是强调人类自身在其中所获得的意义和目标设置，而把目标指向在者的最初的和最后的根据。由此，就极易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仿佛哲学能够而且必须为当下以及将来的历史负责，为一个民族的时代创造出文化足以建筑在其上的基础。然而，对哲学能力的本质做这样的期望和要求未免过于奢求。这种奢求的情况大多以对哲学加以指责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有人说应当排斥形而上学，因为它无助于革命的准备。这就滑稽可笑了。就好像一个人说，因为木工刨床不能载人上天，所以应当丢弃它一样。哲学从来就不可能具有直接性的力量，不可能造成产生一种历史状态的方法和机会。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哲学总是极个别人的直接事务。是哪些人呢？是那些创造性的改革家。哲学的广大影响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和绝不可能预知的迂回道路才得以发挥出来，直至最终在某个时候沦为此在的一种不言自明的状态，而在此时早已把初始的哲学忘记了。

因此，与上述观点不同，哲学按其本质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一种从思的角度出发来对赋予尺度和品位的知之渠道和视野的开放。一个民族就是在这种知中并且从这种知中体会出它在历史的精神世界中的此在并完成其此在。正是这种知，激发着迫使着而且追求着一切追问和评价。

第二种误解，我们上面已经提及，是曲解了哲学起作用的意义。人们以为，即使哲学为一种文化创造提供基础，它至少